

南木誌

四

和書門		
二三五四三號	六三函	八册架

內閣文庫	
二三五四三號	和書
六三函	
八册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3543
冊數	8 (4)
函號	155 27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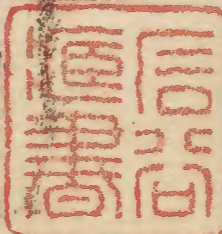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町田成猷納之章



楠木誌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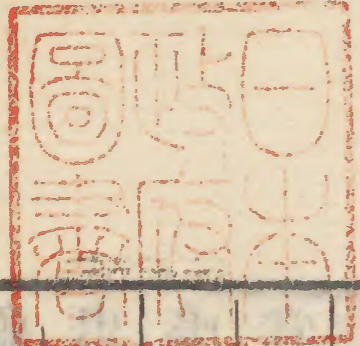
中山利質編輯

楠中將之遺烈懸之日月而不滅焉騷人詞客行
往臨風吊古或以誌銘或以詩賦或以論辨評贊
流風雖遠嚮慕益多拱壁寸珠蔚然成冊嗚呼瀏
覽其辭而想像其人亦可以為知人論世之資矣

誌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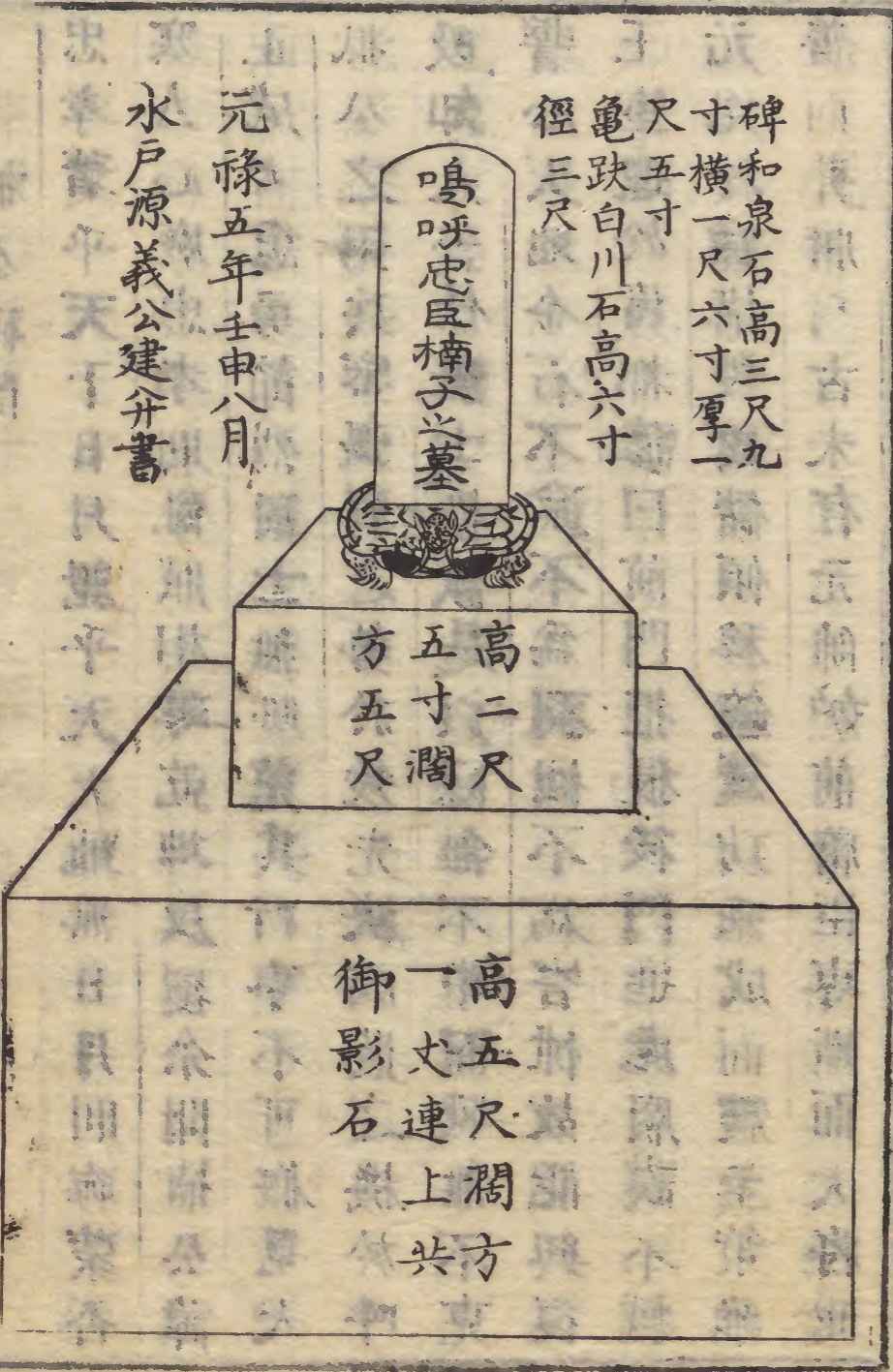
碑記

楠公之墓在攝津兵庫湊川之傍卽其戰處也元
祿壬申之秋常藩源義公聞其無墓表特遣儒臣佐



佐宗淳新建一隆碑乃脩墓埋石棺中藏一圓鏡徑
 一尺二寸其背刻曰楠正成靈塚上爲二層石座設
 龜趺碑巍然其上高凡一丈二尺八分大書曰嗚呼
 忠臣楠子之墓卽義公親筆蓋倣孔子題季札墓曰
 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也碑陰勒明徵士朱舜水
 嘗爲加賀菅公所撰贊詞以代銘焉爲買田其側附
 廣嚴寺永供香火寺在墓之上方奉楠公靈牌并藏
 義公所賜手書云

楠公墓碑圖



楠公碑陰

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大地無日月則晦蒙否
寒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諱
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蒐其行事不可概見大
抵公之用兵審彊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
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
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爲利回不爲害怵故能興復
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
元兇接踵搆殺國儲傾移鐘簋功垂成而震主策雖
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妒前庸臣專斷而大將能

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歿靡他觀其臨終訓
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
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於一門
盛矣哉至今王公大人以及里巷之士交口而誦說
之不衰其必有大過人者惜乎載筆者無所考信不
能發揚其盛美大德耳

右故河攝泉三州守贈正三位近衛中將楠公贊明
徵士舜水朱之瑜字魯瑛所撰勅代碑文以垂不朽
本文一行三十字凡十行附言源義公記二字低
書凡二行通計三百三十字也

寄攝津兵庫廣嚴寺千師書

常山源義公

久聞喝雷轟耳惟憾未遂披雲明河之望耿耿依
嚮修楠子之荒墳就請題碑而予冠以嗚呼二字蓋
倣延陵季子之例當耶不當恐後人之嘲憐羅不少
非師了、誰肉千歲之枯骨乎曷勝感激之至邂逅
何日渴塵萬斛不宣

常山文集

重修攝津湊川楠公墓記 釋千巖

世有不世出之人而能慕不世出之人自非不世出
之人安能慕不世出之人耶噲正三位近衛中將楠

公將略無雙軍功益世勤王不貳殺身殉國其忠義
與日月爭光其功名與天地不泯是豈非不世出之
人乎其墓在州湊川距廣嚴寺一里荒廢年久狐
兔為窟有志之人誰不慨歎水戶侯梅里源君素慕
楠公之義久蓄修復之志是歲元祿壬申之夏命其
近臣良峰宗淳遠到湊川修墓建碑其為制也壘石
為壇其崇五尺其徑一尺青石為碑樹之壇上源君
自題碑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蓋取諸仲尼題延陵
季子之墓也碑陰鐫楠公贊是明徵士舜水朱之瑜
所撰也墓事功峻遠近聚觀無貴無賤莫不感喜稱

嘆也伏惟源君蒙英之性廣大之量身處富貴志在
仁義其卓行善政傳播人口匪翅上邦赤縣雖林亦
知其名是不亦不世出之人乎嗚呼自楠公沒三百
五十七年其間莫有一人修其墓者而源君獨有此
舉果夫所謂有不世出之人而能慕不世出之人者
乎予齡迫八旬殘喘無幾而得遭此盛事寔一生之
大幸也因錄顛末留之紙墨願後賢諸大手筆撰記
上石使源君之名傳于萬世前任禪興現在廣嚴宗
般千巖撰

楠公墓記

貝原篤信

天地之間唯有一氣別之則陽與陰而已矣人之生
也雖俱稟二氣有受陽之多者有受陰之多者故有
為性也有屬陽者有屬陰者凡屬陽者其氣必清明
清明則易知屬陰者其氣必昏濁昏濁則難測自然
之理也故聖人之作易也雖陰陽不可不兩立然以
有清濁之別淑慝之分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嘗
推此理以試觀天下之人凡其為人也剛明正直踈
通洒落如青天白日無毫末可疑者必君子也是屬
陽之人稟清明之氣者也其為人也柔暗掩蔽隱伏
狡獪如陰瘴埃霧雖測知者必小人也是屬陰之人

稟昏濁之氣者也於是又嘗從古人之中求陽剛清
明之君子則於漢得諸葛武侯於唐得顏文忠公於
宋得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與文丞相求之本邦則如
楠公正成其人也蓋公者本朝之忠良而振古之豪
傑也吾邦歷代名士出乎其右者蓋罕見其比其忠
義勇智校之異域之英俊恐可無恥也如夫愛君憂
世之心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貫人心耀古今聞公之
風者百世之下莫不感激而仰慕非公之忠誠豈能
如此乎可謂真大丈夫也彼兄弟父子蹉跎戰死而
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可謂有子有弟也其履歷戰功

載在傳記今不暇枚舉惜乎舉世唯知其為良將而
未知其為賢哲也今茲暮春余發自京師將歸于故
里偶阻西風泊舟於攝津州兵庫攝衣下舩陸行到
湊川北而見公之墓墓在平田之中榛莽蕪穢無挺
墜無墳封又無碑碣塋上唯有松梅二株悲風蕭々
春草青々余歎欷良久祇回不能去忽謂今無碑石
如此恐後世或不認為公之墓古墓犁為田松梅摧
為薪亦未可知也於是託兵庫館人繪屋氏欲建小
石碑於其塋上頗為營計而去焉余歸鄉自顧念公
之偉烈洪名不得區々之揄揚而明矣若今欲稱述

彼德業勒之石碑非老于文學者則不能也且吾儕
微賤而立石碑於他邦恐不能逃僭率之罪終改悔
而廢其事且送書於兵庫館人令輟彫刻然感歎之
餘不能默止頗記其所懷云爾自撰集

津坂幸辨曰按記楠公墓者始於貝原翁見之
其文未稱時代使然但取其志可也無何源義
公遂有建碑之舉
非此為之前事乎

楠公遺愛碑

服元喬

河內狹山晁子君采以邦大夫也采其封南河合邑
邑有河邑寺邑名焉記曰古者皇極帝二年勅建列
朝相繼奉信增修以至南朝最為崇觀與州之觀心

金剛兩寺屹為三大刹勅旨數奉禱事勝國之亂諸
閣壞廢大半而其國宣及楠氏所令手書至今藏鎮
焉晁子之立碑於此為寺觀微乎存乎曰否為尚楠
氏也何以尚之為楠氏遺愛也古者朔氏盡忠乎
國正平之時南北戰爭數十年矣誠節貫天地智略
蓋四海恢復之功雖不成全其子其孫三世志業不
渝實與南朝社稷相終始焉天下後世至今時莫
不感激出涕喜言其事焉是以為遺愛也為楠氏遺
愛眾矣曷為獨於此河內與泉攝當其時楠氏世守
也前此攝有湊川碑泉則未聞焉爾而河內其所其

據遺愛尤存金剛千早城趾也何以不碑晁子曰吾嘗畧行金剛十早一石不存噫蓋竟外爾益河合碑則晁子遺愛乎我也遺愛乎我者遺愛乎己也因祖之所逮聞而石乎私土甘棠之遺焉往而不愛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楠氏之功德天下後世至今時莫不感激出涕喜言其事焉所見同辭所傳聞同辭是謂日碑備矣不必具列其事則不獨其遺愛也寺觀雖微乎存後世以楠氏重則楠氏之獨遺愛於此也此立石之志也寬保三年秋八月服元喬撰烏石書晁泰亮立

南郭文集

楠公首冢石柵銘

楠成位

傳聞正成教訓子弟眷屬謂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爾況所補三州之守誠莫大之君恩也不如一節以死報國於聊不忠之輩不可為我子弟于茲家族守訓言專忠貞而不變至今四百有餘歲美名存乎不肖流孫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思惟先祖之餘光矣哉故鐫碑以垂永久寬政五癸丑歲仲春吉旦楠成位欽書

一行十字一冊二行總計百三十五字

觀心寺楠公首墓碑

篠崎朔

河內觀心寺有故河構泉守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
桐公之首墓寺在金剛山北麓地僻境瀾距公卿水
分一里餘公家功德院在焉公之出討賊也每託家
人於寺云所以葬于此也按史載延元元年六月足
利尊氏遣人送公首於河內誘其族脩舊好和田正
遠恩地滿三等不許勦衆守備長子正行悲泣將自
殺母氏諭以大義而止遂復致身王事與賊相抗累
葉忠貞保護三朝五十餘年可謂古今無比矣夫公
之軍功忠烈天下所共知不復待言獨以皇統之并
於北人憚稱公之忠數百年間追褒崇聞至元祿辛

未四山水戶公始立石于湊川戰沒之地題曰嗚呼
忠臣蓋以朝廷無贈謚之典姑用孔子吊吳札之例
也然其所脩大日本史詳論神器之授受而天下翕
然知皇統非可以南北岐無復異議而此墓猶埋沒
空山古寺中松杉蕭然人多未知之非可恨哉頃者
近地之人某等謀碑以表之屬文於予、謂古之名
將軍功忠烈與公相肖似者獨宋代岳鄂王爲然王
謚夙未幾孝宗賜謚忠武廢知果院爲之祠經元至
明世厚祭典至於並祀其子孫及部曲有忠孝祠有
翊忠祠今國家治教休明廢典漸舉此地及湊川祠

典之興有如西湖岳廟之盛也。可期矣。故弼雖非其人，略書其概。授土人使勒而建之。於寺他年祠成之日，其必有任大手筆者矣。小竹齋文稿

河內四條畷楠公正行墓碑

竺顯常

嗚呼！是為楠公正行之墳。云方元應天皇出居芳野也。足利氏立延元天皇而奉之。於是南北朝分，北疆南弱，諸為南者多叛而歸北，其為南終始不渝者，獨楠新田與楠氏。而新田與足利有隙，實為亂階。是其為南不足稱也。已擯中將初奉詔，笠置首舉義兵，據

孤城，御天下敵其功，烈蓋居第一。與義貞、尊氏以私忿，興勤王之師者，異矣。及尊氏自西海來，寇中將有策，不用卒戰，灰兵庫之湊川矣。公時年十一，從至櫻井驛，中將以天皇所嘗賜菊水刀與公，叮嚀遺誠，使歸河內，撫親族，殫黨待年之壯，致身主事。已而尊氏送中將公首，公哀慟欲自殺，母苦尼之。及長，仕歷三朝，官至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兼河內守，智勇不減。父數出兵，破敵，尊氏病之，遣高師直帥兵八萬伐之。公與弟正時、族正朝等一百四十三人同盟誓神，自決直詣行宮，奏言先臣正成臨末也，屬臣以討賊

綏國之事臣雖幼銘於心矣恒恐終不得效尺寸而
一旦病而就木也今賊率大軍來寇於是不能自決
致命則上以失忠下以失孝此行也不能殲敵則臣
請殲焉幸一拜天顏而訣言與泣下帝親諭曰爾朕
之股肱其可失乎可進而進可退而退慎勿自輕辭
出謁先帝陵過如意輪塔同盟各以鏞勒名於殿扉
末紀倭歌一首又皆薙髮投于殿內眎自決也已而
二高率大軍至陳于伊駒飯盛外山四條畷而公兵
僅三千詔使中納言藤隆資援之其兵三千汎聚野
伏輩號二萬爲向飯盛山勢公則由四條畷而進直

衝中軍固決外奮戰一莫不當百殺傷太多至馬創
不可乘則又步而前縱橫衝突其心一欲獲師直師
直在後軍自衛及幾逼上山高元裝師直服自號師
直戰亦以紓師直而師直終不獲也自辰至申連戰
崩敵陣無數我軍亦外亾殆盡於是聚殘卒負楯佯
奔以誘師直帥直不親使裨將追之公回戰所斬五
十餘人餘兵敗走又逼師直廼使射手射之矢如蘆
亂然以甲冑以著體久稍輒中莫不貫而集公身者
五它將士皆創莫能興公忽呼曰事畢矣莫爲賊所
獲與正時交刺而斃公年二十六有子多門丸先天

正時弟正儀仕有功名世稱梅氏三代其事實載在
史傳茲不枚舉余嘗嘆以為使先帝用中將之策則
無湊川之敗中原亦不失守也使公從後帝之詔可
退而退則身不喪而王室亦賴以存焉之二者豈非
天哉抑公之明知皇綱之終不振不忍徒長逝於枕
席之上耶其志誠可悲也唯是凜凜忠烈昭于千載
而不泯矣公之墓在河內之六鄉乃為戰場跡蓋為
南朝者封之且恐有所附焉其北方十有餘步四陲
疊石頗高在田畝之際巋然尚存中有一楠樹老且
大前立一碣所刻剗滅一不可識曾篤字上厚河內

人也頃與有志者相謀欲立公之碑以圖不朽請余
銘之余雖方外欽其名賢略敘其狀系以銘曰身輕
鴻毛名重泰山功泯志立維石永擊

北禪遺草

津坂孝紳曰此碑借義舉者力不能而龜云按
義貞志心殉國純忠精義實與楠公媲美矣而
誤為不足稱者何其太謬也蓋為野史俗說所
貶耳大日本史義貞傳贊曰義貞匡復之心不
少懈也誓天地以為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
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孫皆能枕
戈嘗騰屢興勃王之節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
非天哉至其高風亮節雖屈於當時能伸於後
世天粟不佑忠賢乎此實書義貞矣其與足利
氏爭雄兩家曲直誰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
能知新田氏之為忠貞寧為此而不為彼亦足
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無惑義矣其尤足稱者
觀此可見已

梅氏志

正四位下檢非違使兼河內守楠公碑

村瀨之瀨

公諱正行稱帶刀左衛門尉世居河內金剛山西舍
 傍多楠樹因以為族其先出於左大臣楠諸兄父贈
 正三位左近衛中將諱正成有三子公其長也敘正
 四位下為檢非違使兼河內守弟曰正時曰正儀延
 元元年足利尊氏西奔群雄熾附其勢再熾將東犯
 關新田義貞拒之兵庫帝使中將援之中將奏曰賊
 收九州醜虜其勢必猖獗我兵疲茶衆寡難敵宜速
 召義貞護車駕以幸叡山縱賊入京師臣還河內募

畿縣兵以絕賊糧道前後夾擊之一舉可殲矣臣願
 陛下熟計之帝弗從中將知事不可為率五百騎至
 櫻井驛以所賜寶刀授公遣還河內時公年甫十一
 已而王師收績中將力戰沒于湊川尊氏遂入京師
 給帝幽于花山故宮八月帝潛行幸賀名生公及從
 弟正朝等與四方勤王師警衛至吉野行宮四年八
 月十六日天皇崩公以二千餘騎宿衛十月皇子即
 位是為後村上皇正平二年公年二十二以五百
 騎掠略于住吉天王寺民舍以挑北軍九月尊氏遣
 細川顯氏率兵三千入寇顯氏聞公將伐矢尾城距

金剛山七里而舍以欲襲其虛公撥聽之率兵七百
 陽為向矢尾所在放火潛還埋伏于譽田林顯氏望
 矢尾煙以為公果在彼徑馳赴金剛山比過譽田林
 伏兵發顯氏軍大敗退保天王寺十一月山名特氏
 率兵六千屯于任吉以援顯氏公以為乘其部署未
 定破之則天王寺兵不攻而退矣乃分兵二千為五
 隊放火民舍而進望見敵陣四處而兵倍蓰于我以
 為不利分勢復併為一隊戰于瓜生野大敗之遂北
 至天王寺顯氏兵亦潰奔至渡邊橋溺者無算時氏
 被創僅以身免公逐溺凡五百人給衣與藥視規數

日授鎧及馬而遣之于是感公惠降者頗恤已而公
 聞尊氏遣高師直師泰將兵八萬入寇與正時正朝
 等百四十餘人歎神水誓殉國難十二月二十七日
 朝吉野行宮奏曰曩者先臣正成奉勅夷逆賊囚何
 賊徒復西起終致命于湊川時臣年尚幼遺言令還
 日汝保汝族合汝黨待年長以刷國家之恥報父兄
 之讎今者臣年已長每懼以有待之身一旦遭不測
 之患則上為不忠之臣下為不孝之子焉今賊悉眾
 人寇此臣報效之秋矣獲賊首與授臣首於賊寔在
 此一戰矣伏願一拜天顏而行言畢泣下帝親臨口

勅曰汝累世之勲再捷之勩朕太嘉之汝維朕之子
城國家安危實在汝身頃者聞賊徒復太興事體至
艱汝宜慎重朕聞之宜進而進不失其時宜退而退
可以保後汝深汝謀遠汝慮以體朕心哉公頓首而
退率衆謁先皇廟誓言曰戰如不利有死靡他叩鐔
而出題姓名於如意輪堂壁書和歌於其後以述志
詞曰阿鍬沙逾彌非基加悅沙時妬沃摩普欲利那
基加聚你伊縷那嗚祖妬度姥縷各剪鬢髮投佛殿
而行三年正月三日師直入河內分兵六萬爲四軍
布陣于伊駒山南于飯盛山于外山及川條畷自勒

親兵二萬在其後公兵三千由四條畷而進中納言
藤原隆資奉詔率援軍向飯盛山扼敵敵見公之先
鋒已逼師直軍遽分兵拒戰前軍擊破之後軍在四
條畷戰友酣飯盛伊駒之賊乘其罷弊前後奄至後
軍遂敗公不顧親率敢死士三百人直前擊師直軍
大敗之自願從兵失三之一馬皆被數箭乃下馬踞
曠坐食食畢復戰戰益勵遂與師直相距數十步上
山高元見事急被高氏甲冑自稱師直冒陣戰死公
提其首大喜擲空者一再既而知其爲投地而蹴也
罵曰汝高元耶汝亦一逆賊耳然其勇可稱矣乃自

斷衣袖裏其首量于壘上此日自卯至申凡三十餘
 戰斬獲數百千入吾軍死囚略盡殘兵僅五十餘人
 望師直旗幟將復追之正朝曰彼騎我步恐不相及
 我佯走則彼必來追可以獲師直矣眾乃負楯而走
 師直覺其計遣奇兵三百躡後公還戰斬首五十餘
 級復前逼師直軍而公兄弟身中數箭殘兵皆被重
 創公曰事畢于此矣莫為賊所獲乃與正時交刺而
 死年二十三從者皆自煞宗族二十三人將士九百
 四十三人悉戰沒從弟賢秀驍勇善使尖眉刀獨雜
 賊中師狙直相距且數步楠氏部下有湯淺太郎左

衛門者嚮叛屬師直麾下視賢秀從後斫其膝踣而
 斬之賢秀怒視湯淺眼光如炬死而不瞑自後湯淺
 見賢秀嗔日向已七日斃矣公嘗朝吉野遇師直竊
 竊奪辨內侍使迎之恙斬其從卒送內侍而還宮帝
 嘉之賜內侍公固辭不肯奉詔因賦和歌曰都底廢
 欲休邪迦郎烏別苦廢阿郎奴彌耨加利耨知祇利
 嗚伊加弟姥須泊吼千多門九先卒余嘗遊河內過
 四條驛吊公昆弟正命之所蓋在讚良郡甲可南荊
 屋村東而無一碑存焉吾恐後世湮沒莫所徵之深
 以為憾矣今茲丁卯欽風慕義者若于人相與謀建

石請余記其事且銘之乃銘曰
避哉楠公克世厥勲奉若遺訓乃義乃仁社稷安危
依賴一入入倫大節負荷一身延元日降天步滋艱
車駕南巡皇統如線豺虎猖獗海宇麻亂劇賊侵淫
覲變寇邊維公出奇神化鬼變挫銳譽田逐北瓜生
虜軍土崩棄兵霧散江北震驚悉眾來攻公據孤城
抗節彌堅發誓宗社致命王庭精貫白日氣烈秋霜
三千一心敗八萬眾電發龍驤斬獲如管賊首頽靡
殆授其元甲血淋漓馬斃兵殫豈戰之罪天耶其命
昆弟伏劍不辱其名史策所記炳然猶新誠忠至孝

孰如公全千載之下日月爭光爰以豎石于甲可南
以諗來者吊古於焉

文化四年三月

梅亭文集

津坂孝紳曰文化七年之歲好事者建墓表請
之無銘之其序頗長當載中將公臨訣所囑及
公泣請從征之言又公哭中將公欲自殺母氏
止而諷之及兒歲常以討賊為事皆不可不書
而漢然遺之且夫是碑也不建則已建則宜請
尊貴大手筆與源義公所建湊川之碑媲美慎
哉其不然也

忠臣末楠公歸釋碑銘并序

梅辻希聲

從四位下左馬頭楠公諱正儀河內金剛山西人父

南水志卷之四
為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諱正成兄為正四位下檢
非違使兼河內守諱正行正行之弟二人長曰正時
公為其次也延元元年父中將戰歿于湊川正平二
年兄河內守與弟正時俱歿于四條畷河內守有子
曰多門丸先天於是公當家而不怠于勤王運籌決
策捍禦強敵多所不讓兄河州世謂之三楠三世之
忠臣也而父之終于湊川兄之終于四條畷天下人
人之所共知也獨公之末路莫知其終于何處似有
始無終者蓋史策散逸無復可考證歟世之昧者或
謂豎降旗而駁之或謂免頭蓋而嘲之噫是何言耶

又有何確證而云爾耶予疑其附會者久矣爰讀攝
之草刈三番村寺系譜其開基第一祖為公之所歸
釋其第二祖為嫡男多門丸與父歸釋者所以多門
二字為山號譜曰楠氏世為嫡男者通稱祖父中將
幼字河內守及其子皆同公以繼兄當家故其嫡男
亦襲其通稱云又曰正平十七年王師北伐公為先
鋒陣于鳥羽光明寺不利而退有僧曰正覺者說公
以南祚之難支為言勸公歸釋遁世予按夢窗和尚
謚曰正覺則何知其為夢窗而其為足利氏之說客
亦未可知也尋而值善如上人之教化遂為其弟子

法諱曰定專多門凡亦從而削髮法諱曰淨專云由
此視之公之所終不在斯寺而何耶從前之所疑判
然冰釋矣乃序其譜云云公之有別見深慮焉夫歸
釋遁世當時勇士之常也前有萬里小路藤房後有
兒鳴備後守高德凡史曰不知所終者率皆歸釋遁
世豈唯公一人而已獨公之歸釋實有所慮存焉父
兄之所未有慮而公之始有所慮也予以是知三擁
之所為有異同而無優劣矣二擁之歿義殉節皆以
潔身耀名為其榮不遑慮其後實為勇且忠者其忠
勇雖興起百世之下無益于輔當時之南祚苟無益

于輔當時則殺身與歸釋亦何擇焉丈夫之處世知
大測時又能慮後事是其要也古之三仁各異豈唯
殺身以成仁而已南朝微弱北賊大振天厭南德時
未可滅北後事亦不可不慮焉至其力竭勢窮不可
如何之時則雖為諸葛武侯恐不能顯補天之力也
惟當時武侯之心定知吳魏之未可滅而猶且出師
上表者蓋告而終其忠勇者武侯幸不夭假之年歿
而後已之言似有其驗如不幸而其身不歿其師倍
不利則其將殺身以酬三顧之恩乎又將為最初之
臥龍而隱乎是亦非明所能逆觀也惟公之陣于光

明寺亦不異于武侯之出師公之爲儒將如武侯則
直上表以告其終也公之不告而歸釋釋氏所謂因
緣也勝敗進退之事已屬過去之一夢遁世菩提之
心卽入未來之本覺焉世之議者唯以不似父兄同
歿千古盡爲不平但知不歿之可憾而不知不歿之
不河憾皆淺見一偏之論也予獨謂歿不歿之別不
在其人之忠與不忠而在其天與時之宜與不宜四
者宜畧其跡而原其心以鑑焉苟以一歿爲其榮則
從前當多宜歿之時不歿于宜歿之時歿于雖歿無
益之時豈有益乎輔當時耶王師治盡官軍上潰賊

之屬目爲鶴唯公一人而已公苟犯大與時倍戰而
不已則不唯賊不可滅而已南祚之不偏安危窮立
亾豈有復後來皇統歸一干戈稍靖之天幸乎公歸
釋而後和議行和議行而後神器還洛則公之緩戰
于此亦不爲無益于輔當時也且歸釋遁世藤房高
德輩皆不知其所終公則明終于此公妻實于血脈
相讀之寺是其謀子孫實固而世父兄之忠寔久矣
在釋氏則以爲吊父兄之菩提以我儒視之亦是爲
不異孝悌之道也蓋公之忠與孝隱伏于深慮而不
發耀于外觀非昧者之所得知也昧者或以不知其

所終故安議謂豎降旗謂免頭蓋噫謬矣予明知其所終矣烏可以降三字目之哉因解嘲曰非豎降旗也建法旆也頭蓋非法器為歸釋不用之物免則免矣換以袈裟矣予讀水史深寃公之入犯順不臣之列因首題忠臣二字而左祖焉公之子子人兄曰正勝系譜所謂多門九與父俱歸釋弟曰正元稟守義和議既行後猶且單身入京竊謀刺足利氏身已被縛口猶大聲罵賊眼光如電亦是忠勇所謂殺身以成仁者也刑日就地坐會天龍老和尚率普明龍湫二禪侶過三條河原囚見之謂監刑吏曰願洩那

和尚問末期一著而外史聽之和尚機鋒峭峻秉拂于刑人場囚有白刃臨頭時如何之問和尚答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之古句喝一聲則囚已見勿云見于天龍寺古記按單稱和尚而不名所謂夢窗歟又別有一智識在而然歟二禪侶首為夢窗之法嗣也近時高松侯所撰歷朝要記亦載此逸事雖有大同小異俱足補水史之多疎漏亦足以徵歸釋之父而非叛降之臣矣凡為人之子孰不欲追其父之心志有其父降賊而其子罵賊是為子罵其父也子而罵父豈有此理罵賊甘刑亦是為終其忠勇也然臨

終之一參禪略有似追父之歸釋者亦不可謂斷無釋綵也迨歸釋碑成併記其事焉銘曰

一楠歸釋二楠歿節歿與不歿本來無別以此觀公

豈有所劣惜哉史筆道聽途說簡編所載入辱人刊

可憫宿冤何時一雪茲知所終為立碑碣公妻買子

綿瓜瓞三楠之忠世其肉血大楠木顛枝葉又發

有楠之小有楠之末小楠同枯末楠獨活小者潔白

末者通達解脫鎧甲換以衣鉢仰先顧後厥謀曷泄

嗚呼慧業不生不滅銘此法語喻世迷轍春樵隱士家稿

贊

楠正成像贊

林恕

以一軍之寡破百萬之眾勤王之志不可奪焉所謂

勇者不懼也堅干磐之孤城運籌策於方寸解十重

之圍復九五之位雖子房之智不可恥焉赤坂之守

不可歿則生而遂立再舉之功涇川之戰可歿則不

求生能知時運之幾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成仁者楠廷尉其庶乎

楠正成贊

戎衣以煥菊水之紋手開一卷義勵三軍戰克寇賊

南水

謹奉我君名垂宇宙仰望風雲

楠正成贊

楠家支胤楠氏豪英笠置夢占金剛兵精元弘大據
建武紛爭維忠維義智勇兼并

楠正成畫贊

傍有菊
水旗

南陽縣水汲流得壽南木氏旗豎城勵闢彼以隱稱
此執義守縱是制齡人去跡舊忠勇無雙名垂宇宙

楠正成贊

嗚呼廷尉確乎精忠雖不逢圯上老運策幄中戰則
勝攻則取備韓信雄守賊不絕糧孰與蕭何功漢家

三傑一身該通菊水之旗高仰清風楠氏之家名垂
壤穹

楠正成贊

良將入夢君臣相遭菊水旗閃葛城峰高鍊如金剛
守比鐵牢平帥伏刃粹氏遠逃

楠正成贊

楠其為祖枝葉連綿楠以立氏根幹剛堅菊水之紋
旌旗高懸葛城之築壘壁守全廟算暗合孫武肩駢
幄籌精密子房心傳智勇兼備忠義殊專維此良將
奈王之辱

楠正成贊

楠在木部良材最堅以此爲氏亦不偶然菊於花中
其操珠清以此爲紋可謂真成元弘之守強敵喪元
建武之戰賊將消魂噫君不君諫路不通合并張韓
維英維雄

楠正成贊

勇智如神無雙忠臣其人雖沒餘情留真

楠正成讀未來記圖

赤伏符出漢火再吹當途高譎可爲魏丕何人謂西
鳥食東魚識文亦是謀中一奇

赤坂城圖

平軍卅萬獨守小城前壁俄倒奇策可驚熱湯燒爛
身焦屍橫伴死敵情始輸終贏

千劍破城圖

劉文叔守昆陽百萬敵亾韋孝寬固玉壁弱能制強
嗚呼楠判官據千磐鏖殺虎狼善謀善戰善勝將帥
之良

楠公正成贊

開未來識揚菊水旌戰勝攻取韓信再生運籌而決
子房之英忠肝義膽嗚呼正成

楠正成守金剛山圖

孤城如鐵勢氣桓、雲梯雖構蔑視魯般玉壁之守
再生孝寬勤王專一義膽忠肝

楠正成別正行圖贊

父爲熊將子是麟兒櫻井遺訓茅野出師邠賊主陣
護我王基二世忠義千古名垂

楠正成別正行圖贊

竭力事君真是志士殺身成仁遺訓嗣子湊河義戰
忠勇就死櫻井別魂孝思留耳維父之烈維子不恥
如熊如龍如虎如兇確乎鐵石屹哉橋梓同氣同根

前後一揆

楠正成訓子圖贊

雄龍攀鱗虎兒飲乳遺訓入耳通徹肺腑能知此子
無如其父撥亂竭忠貽謀繩武勢敵闔國身護南土
微此父子辱王誰怙

楠正成臨別訓子圖贊

父子之愛天性之常君臣有義職分所當捨愛取義
志士之剛守訓幹蠱孝子之良於乎廷尉竭力勤王
臨難告別貽厥釋郎闔國爲敵南朝之防義旗所向
戰功屢彰時人皆曰正成不匹又曰生子當如正行

義貞正成圓心合圖論贊

元弘之役非楠正成堅守則北條氏勢不減非赤松
圓心善戰則六原不困非源義貞大舉則鎌倉不滅
若微此三帥則皇輿不還可謂撥亂反正之元功也
然義貞正成終身於勤王而永存義士之名唯圓心
託賞之薄而黨叛臣而陷於不義空了前忠則克始
而靡終者也如義貞正成則確乎不可拔者也然義
貞非無營自家之意如正成則守死善道且貽厥謀
翼衛南京則考諸中華歷代亦可不多也實是為萬
世上林之法者也今合圖三帥於一幅勸懲之戒備

矣

楠公正成贊

朱之瑜

好學宏論尚仁義務人才真國家之柱石疆場之于
城宜乎叶熊羆之夢應惟肖之求用能誓心天地立
摧叛逆以之謨謀廟堂制勝樽俎豈不萬邦為憲潛
消反側耶以寡制衆出奇無窮不戰屈人猶一節也
賞不酬功位不稱才女寵煬于內權臣擅于朝大將
能立功於外者鮮矣臣身殉節純臣乎不為敵之所
喜而反為所惜有國者盍思之

楠公正成贊

桓之廷尉維天挺生精忠偉畧智仁嚴明帝資民矧
奪人先聲鷹鷂逐鳥名立功成遭時不造狐鼠爭衡
治公討逆拜表星征計謨辰告賊不足平廟算掣肘
血戰鎬之矢窮兵盡氣吞鯨鯢二難決計殉國生輕
有雙國士二姓韓彭信勇戰烈白雲英英

檀公正行贊

禮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
大之設以小報大弱復強益又難矣豫讓不能得志
於襄子申胥所以藉手於闔閭公乃能建義旌攻鳴
鼓卷甲倍道潛師入都使所報者身踰垣而逃存穴

地而竄陷刃於其妻亦足以落姦雄之膽矣斯無媿
於枕戈之志可以下報其父臨歿數言是父是子雖
青年齋志芳名至今詩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其然其然

河州楠公遺像贊

釋高泉

天產英靈大將保全社稷山河一片忠肝義膽赫然
千古難磨

小楠公贊

藤井臧

述事繼志於孝豈微方幼雌伏及時雄飛摧堅若朽
視死如歸四條原上疇不沾衣

楠公赴難別子圖贊

安東守約

孔仁孟義兼備公身克文克武千載一人大勳無成
遺命吞聲父子丹心永照汗青

楠正成庭訓圖贊

山崎嘉

植、楠丈夫庭訓吐丹腸籌略曾無敵長年英氣香

楠公教子圖贊

木下貞幹

維南有木本支相同義方承訓勇烈匪躬是父是子
克孝克忠凜、生氣千載仰風

楠公教子圖贊

貞原篤信

勤王之志千載有光還子遺訓百世流芳

楠公像

安積覺

精忠貫日兮誓心天地鷹揚龍驤兮決機逐北胡廟
謨之不臧兮使縻軍而鬱抑諫臣去兮姦宄鴟張艷
妻孥兮主聰蔽塞嗚呼漢賊不兩立唯有一死可以
報邦五丈原星隕千載寂寥繼之者非公也耶

楠公遺訓訣子圖贊

淺見安正

維父維子家聲傳芳忠貫日月義烈風霜菊水萃旗
天討以揚櫻井遺書世綱以光

楠判官訓子圖贊

室直清

一斬長鯨兩虎交爭國運方傾義不獨生偉哉有子

世繼其美瑤函在匭以視素履

楠判官贊

一旅勤王天下莫當治亂翻覆與國存亡事君忠貞
教子義方庭訓斯授百世貽芳

其二

維昔北條氏恣滔天之惡氛禋上蔽三辰宸極晦光
乘輿蒙塵天子銳志中興瞻思謀臣安危扶顛楠公
其人料敵制勝用兵如神若夫龍蟄乎九淵雷震乎
八紘以一身當天下之衝以孤城挫百萬之兵卒能
掃盡鯨鯢以啟四海之澄清繫公之庸功偉略孰復

與之抗衡迨乎國難重興兩虎虓爭海宇消決天傾
地崩公獨倦々王室始終一誠方關西之役既知國
事之不可為寧血戰而結纓中路歸子於家諄々戒
以忠貞今其言與心皆丹青之所不能傳而特見於
圖者儼然之貌藹然之色總角跪前見子之翼一編
親授善乎貽則子孫世守忠孝兩得嗚呼公平臨歿
從容不念憂國悠々千載瞻仰曷極唯可與蜀相並
稱而比其德者歟

楠公像贊

伊藤長胤

王室不競彊藩跋扈螳怒鴟張誰能禦侮天降良弼

維肱維股蹇、其忠桓、其武籌略多方夙夜靡盬
孤城卻敵一死報主丹青半幅輝映千古

河州楠公畫像贊

帝室中微戎國孔棘有若楠公克一厥德孤忠自許
糾邀王恩殊功格天精誠貫日金剛之巔湊川之側
人之云亾遺容半幅

河內守楠公贊

維嶽降靈生旣岐嶷南河之野臥龍其德惟肖有兆
匡是四國齋志不酬嗚呼惜哉

楠河州公贊

帝夢協靈南木惟肖是父是子家聲耀々

楠公像贊

乃心今在王室謀猷中勲績多師未捷身先歿天爲
之謂之何

楠公教子圖贊

乃心王室効力中原義方之訓教有淵源惟忠惟孝
萃于一門三百年後正氣凜存

楠河州訓子圖贊

孔明盡瘁於漢而子瞻得正下壺効節於晉而軫肝
并命楠公精忠萬夫之望是父是子較古曷讓嗚呼

非義之有素豈能一門忠孝永世之所仰哉

楠子贊

可以死可以無死傷身矣楠子而傷身可謂忠乎
當是時壬人掣肘朝無屈軼卽不歿必歿譖以故
欲爲社稷自玉而不能自玉焉悲矣雖然哉訓子以
義方克繼其志旣亾猶之乎存也此之謂忠之至也

楠子贊

嗚呼忠臣比干之後有楠子焉然而微義公宣聖之
筆不可繼也二美於是乎具乃可以使大東忠烈之
光與日月爭矣

楠子贊

義旗敵愾世秉忠烈南木南陽異域同轍

楠公留子圖贊

太宰純

父勤王事子繼厥志蹇々自盡惟忠惟義

楠侯贊

縣孝孺

葛山之陰降若楠公錫爲帝弼維艱維熊靡用厥謀
無闕公忠嗟若公者是謂英雄天下誦義永世無窮

楠公遺訓訣子圖贊

與田士亨

滿籛黃金不如一經貽厥孫謀維德維馨三世忠義
氣貫日星感夢行在于彼南庭金剛之麓挫敵如靈

業人收天智照汗青旻天難忱何爾奪齡寰宇再擾
令民不寧報施之道將問冥

楠廷尉誨男正行圖贊

湯元禎

夢賚楠公矯、虎臣糾逃王恩是討是震利口覆邦
臨難殞身義方有訓貽謀後人一門忠孝下虛維倫

楠廷尉像贊

畠山郡興

嗚呼廷尉社稷名臣赤心英烈發武依仁求之今古
不得其倫義士所則祇是伊人

楠子贊

井通濙

王若曰夢受帝之七賚乃如之人耕於河內爰立作

將敵王所愾乃獻其功人福可再紀元建武日尋于
戈所謂伊人身斃湊河六軍則燿王喪爪牙乃如之
人誰與之謀九原可作諸葛武侯序

檀公畫像贊

松平秀雲

嗚呼楠公我朝忠臣金剛挫敵湊川隕身自君之去
皇綱解紐維木成石名亦不朽

楠公頌

松本慎

維公稟質嶽神降精幼而穎敏迥異凡常未被擢用
鈴略夙彰初徵行在夢卜兆祥王師敗績賊勢披猖
帝狩隱岐天下絕望獨起南山敵愾獲勅曠日持重

靡絕水糧鉤屏偶人頗用奇兵外無聲援志氣益揚
悉銳仰攻莫能壞城不有城守誰樹義旌西勦東滅
賴乃主張中興之功貫踰義貞長年非倫何況親光
渠魁既殲聖運斯亨克復舊物車駕還京女謁盛行
讒慝掩明宗子失營叛將舐糠如飢神器旋得旋喪
事不可爲罪在群卿知幾報國訓子還鄉闔族殉難
世冒勤王誓爲厲鬼弟不愧兄張巡亦云俱由忠誠
蹇、鞫躬諸葛可并劉備通臣三顧固當至尊難屈
豈幸莽蒼事體不同應募奚傷前脩持論殆失權衡
襄祖左相謀除兇狂在厥遠裔弗忝所生褒贈有典

竹帛垂名嗟鍊田子仰崇遺芳儼乎像設其永珍藏

題楠公訓子圖

中井積德

訓子助其忠父之慈也纘父成其忠子之孝也一忠
而孝慈併焉大哉忠乎暨其和於家睦於族撫士恤
民莫非忠也莫非孝也然而千載之下孰不墮淚乎
斯圖者嗚呼公之訓子非特訓其子也亦所以訓萬
世爲人臣子者

楠公畫像贊

巖垣彥明

偉哉夢賚之良戮鯨鯢贊中興遺將種於鄉里殉臣
節于封疆千載共家山斗三抽皇室于城

楠公贊

山部良由

植之楠公南朝于城懸牆熱沙奇策代生豈啻奇策
懷忠與良更遺誨言三世留名

楠公畫像贊

五鳴惠迪

忠信明公獨有此公先此之時既無此公後此之時
亦無此公嗚呼忠臣獨有此公

楠公贊

松本愿

籌策在人成功則天亮也專斷孰言不然惟是楠公
余獨疑焉準后撓政清忠執權掣肘求書于後于前
唯公神謀能百能千玉室不競非天惟人俾公竭智

竹帛垂名嗟鎌田子仰崇遺芳儼乎像設其永珍藏

題楠公訓子圖

中井積德

訓子勛其忠父之慈也纘父成其忠子之孝也一忠
而孝慈併焉大哉忠乎暨其和於家睦於族撫士恤
民莫非忠也莫非孝也然而千載之下孰不墮淚乎
斯圖者嗚呼公之訓子非特訓其子也亦所以訓萬
世為人臣子者

楠公畫像贊

巖垣彥明

偉哉夢賚之良戮鯨鯢贊中興遺將種於鄉里殉臣
節于封疆千載共家山斗三也皇室于城

楠公贊

山邨良由

植公楠公南朝于城懸牆熱沙奇策代生豈肯奇策
懷忠與良更遺誨言三世留名

楠公畫像贊

五鳴惠迪

忠信明公獨有此公先此之時既無此公後此之時
亦無此公嗚呼忠臣獨有此公

楠公贊

松本愿

籌策在人成功則天亮也專斷孰言不然惟是楠公
余獨疑焉準后撓政清忠執權掣肘求書于後于前
唯公神謀能百能千王室不競非天准人俾公謁智

何其不振嗟公與亮孰劣孰優是未必問精忠匹儔
三代以降稱一臥龍本邦古今亦無二公

楠公遺訓訣子圖贊

川合衡

建延之際天綱解紐姦邪得志君臣失守牝雞唱晨
朝賢避咎偉哉楠公謀國忘身陳志無路長舌反唇
見機決死義貫蒼旻櫻井割愛湊川死忠一編金冊
三世丹衷草木識性千秋欽風

楠公畫像贊

津坂孝綽

覺斯德行儒將之風貫日義烈格天忠功請看日本
君子國花有櫻兮人楠公

楠公遺訓訣子圖贊

曠世英雄出類拔萃智勇雙勝文武兼備一族効節
百戰敵愾人之云亾王室誰賴永訣殷勤捧日心事
義方貽訓忠貞繼志斬然頭角食牛之氣克篤前列
豈敢失墜于城自任鞠躬盡瘁成敗在天奈時不利
萬代瞻仰三世忠義日月爭光赫奕天地

楠河州贊

柴允升

曠世之才罕古之策出之以誠行之以德竭力王家
以身殉國比之諸葛洵無愧色

楠公贊

佐藤坦

世知楠公之有武而未知其有文其文奚自伊洛討
源所重在義殺身成仁貽子戒之謂勵其學以察吾
心則知其得之於學也必矣夫如是而後謂之文武
之真也

楠廷尉像贊

甲鳴德方

爲山九仞一蕘喪勲天耶命耶殲伊良人

楠公贊

青山延光

伊呂之賢不遇湯武則難遂志良平之才不逢漢祖
則難運智廷尉之勇攻則收戰則利孤軍勤之忠功
兼備逆臣塞路君無明誠功將漏賞諫臣謝事進退

維谷唯要必死天哉命哉作書示諭嗣子一字一淚
彼亦不辱所生忠勇有義古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
何恨我南木父子

楠公別子圖贊

王井有恪

天方助虐凶禍荐臻偉彼楠族王事殲身父跡子踐
兄志弟遵萬人一辭嗚呼忠臣我知其故大楠惟毅
之已堅必有輪有輻湊川將發遺音撫之吾忠未
充留汝補之佛屋投刃竹馬勒伍誰謂圍範原貫山
父發迹任吉凶族奔逆于彼四條乃畢吾命寧有他
端遺訓是敬自時厥後數十七年奄之西日將墜尚

懸千窟岳遺族綿寔與王家俱其毀至狡虜吞
噬曾不下咽骨乎鰓乎惟攝河泉追想厥初遺訓之
痛和墨以血一讀號慟矧在爾時音尚在耳容尚在
目宜矣精忠不置延及庶族我披是圖彌增仰止藻
管何巧音容孔邇芳山之花一日手樹詩人傷春述
以作賦未若畫工託之練素常挂壁起人慨慕敢
忘疎劣穉辭是陳拜已又拜嗚呼忠臣

楠公贊

吉本懋

料敵如龜用兵如神戰則勝矣守則堅矣殫鯨鯢於
東海禦虎狼於北門偉哉其功今古希倫雖然此尚

未足以贊君也若夫精忠大義祖孫一致此則上下
一千歲未有能並其肩者嗚呼盛哉

植公畫像贊

丹野定次

嘗恤王綱之解紐將救天兵之蒙塵翰略見國史聲
譽及民人嗚呼時之不利然遇此饕餮湊川一舉萬

古灑淚

南木誌卷四終

